

春天的模样

你和我

魏振强

风开始变软，嫩嫩的叶尖如鸡雏般，在枝头晃晃悠悠；淡淡的绿，从松软的泥土里拱出来，在干枯的草尖上冒出来。春天初临大地，犹如降临人间的婴儿，总是怯生生的。这是生命初始的样子。

风软了，柳树的枝条也就软了，姑娘的腰肢也会软。每一张在寒冷里冻僵的脸，有暖阳拂过，都会泛着红光，似花朵绽放，人心开始活泛，眸子里有清泉闪动。

春天有清脆鸟鸣，也有滚滚雷声；如同你我一样，身边的你，远方的他，都有

喜悦，也有哀伤。喜悦或哀伤会在每一天发生，在每一个人身上发生。那些来过的或者即将抵达的人或事，都是生命的一部分，是生命成长、成熟不可或缺的篇章。因为喜悦和哀伤的滋养，生命会走向更丰富和阔达的季节。

今天，有人在讲述美丽，讲述惆怅甚至“惨淡”，这是他们见到或经历的春天。

也许，他们看到的就是你我看到的；他们经历的，也是你我经历的。

因为，他们就是你和我。

这么多的雨水

许俊文

跳着笑着

有些花已经开了

有些人已经出远门了

雨水在身后送了一程又一程

回到村庄雨水还在不停地下

青蛙在洞口不停地叫

这么多的雨水

这么多的雨水

诗人二胡与我同处江南，他在一河的上游，我在下游。雨水的雨，像秋浦河洄游的梭子雨，从下游一路往上游赶路。那雨，自然是千年不变的绣花雨。对，绣花雨！它极有耐心，也极温柔，人在野外用不着担心湿衣，飘落在面颊上，有轻微的寒，淡淡的香，它一针针，一线线，就这么斯斯文文地绣着，用最细的丝线，最密的针脚，绣出鹅黄的柳眼，绣出望春花的花粉腮。在老树皴裂的皮肤上，在油菜的花苞上，在回黄转绿的小花小草上，留下湿漉漉的吻痕。

面对广袤的大地，雨水的雨有几分胆怯，它似乎知道自己的渺小，因而不疾不徐地飘落，一寸一寸地渗透。我喜欢在这样的夜晚，一个人走向郊野，聆听雨水与大地的情话。它们都说了些什么呢？好像只有雨水和大地清楚，但它们却心照不宣。实话说吧，给我的感觉，是一种近乎耳鬓厮磨的缠绵。作为一个老人，这话我是说不出口的。在这样安谧、湿润的夜晚，我还仿佛嗅到一种特殊的气味，生命最原始的气味——荷尔蒙

——它混杂在雨水、泥土里，弥漫在空气中。

于是，缄默、板结的泥土开始松动，从肌肤直到灵魂——这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。一切都在上苍日光的注视下进行，也是这个世界上最圣洁的行为。它唤醒的情欲，又不仅仅是情欲。如果你是一株植物，或一只虫子，会默默地为它们祈祷和祝福。

大地上最先感知雨水的小生灵，是“念而无筋骨，也应天地心”的蚯蚓。它们借助渗入泥土的雨水，开始翻浆。一时间，地表之上，这里一坨，那里一坨，黑色的黄色的红色的新鲜泥土，则是蚯蚓蘸着雨水，写在大地上的宣言。我想，它比我的文字朴素、干净、有力道。我什么时候才能写出这么接地气的文字呢？

喝了雨水的鸟，黯哑的喉咙就痒痒了，你不让它们鸣叫是不可能的。先是一只湿了羽毛的乌鸫试着亮了一嗓子，音质脆脆的，有着露珠的质地，清亮、饱满。不瞒你说，一个冬天几乎都没听见鸟鸣了，偶尔隐约一两声，也是沙哑的。是雨水化解了鸟的忧郁。

一鸟初鸣，更多的鸟仿佛受到了鼓舞和召唤，它们开始向溃败的寒冬叫板，纷纷细雨中，独唱的，二重唱的，多声部合唱的悉数登场，先前死寂的林子荡漾起涟漪，那些被雨水浸润的枝条，于风中摇晃着，不知不觉就鼓起芽苞，鸟舌一样的芽苞。在绵绵数日的微雨中，成群的鸟儿从我栖

居的小区上空飞过来，飞过来，欢叫、追逐、打斗。急于冒进的牛背鹭，此时已不再群起群落，而是独往独来，四处寻觅营巢的材料。

湖畔芦苇的残絮，在雨水中委地成泥。

在我写作这篇小文时，断续一周的雨水还没有收官的意思。如抽丝，如绣花。

这么多的雨水。

这么多的雨水……



许俊文，中国作协会员，现居池州。著有散文集、长篇儿童小说、报告文学十余部。作品被《新华文摘》《散文海外版》等转载，入选新中国70年优秀文学作品书库、多种权威选本、大学教材、中高考试卷及全国29个省市高考模拟试卷。曾获安徽省文学奖，全国第二届大自然原创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奖等。

时间最初的模样，是既没模也没样——混沌未凿。我们的祖先在与大自然的耳鬓厮磨之中，慢慢从物候的变化中窥破天机，将时间划分成二十四等分，并给每个等分命名。那些名字亦饶有趣味，譬如惊蛰，嘎嘣一声响雷，冬眠的虫子惊悚里透着惊喜；再譬如春分、秋分，给它们划下一条楚河汉界；谷雨最富有诗意，雨珠啪啪落地，犹如打翻了解斗，饱满的谷粒满地滚动；而霜降则似一面受降的令牌，大地上的一切生灵，不静默也得静默。

这里只说雨水。

壬寅年的“雨水”挂在正月的尾梢。这天，不论是晴是阴是雨，是东是西是南是北，朋友圈湿漉漉一片，且全是抽纱似的濛濛小雨。我管它叫开年的“初生雨”——我喜爱一切初生物，赤裸的婴儿、拱出地表的紫色芦芽、摔跟头的牛犊子等，也包括“初生”这个词。挣脱寒冬的雨水，纯洁、清新、甜润、充满期待与希望。即便是人为虚构，也是唯美的。尘世中，人们拒绝这，讨厌那，但谁会拒绝和讨厌初生之物呢？

这天，一首怯生生的小诗，在轻寒的雨中奔跑，敲开我的心扉：

亲爱的雨水

这么多的雨水又清又亮

在屋顶上、树叶上、青石板上跑着